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86
7 February 1977

CHINESE

第一九八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星期一下午五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默里先生

理事国：贝宁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毛里求斯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博亚先生

巴顿先生

赖亚力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冯韦希马尔男爵

贾帕尔先生

基希亚先生

兰普尔先生

阿洪德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格奥尔基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谢勒先生

孔萨尔维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五时会议开始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今天下午开始讨论会议议程之前，我要代表安理会向我的前任苏联特罗亚诺夫斯基大使致敬，他是安全理事会一月份主席。我不敢说我有机会调查了所有的先例，但我觉得以前没有多少位大使在本组织就任的头一个月就被指派承担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繁重任务。因此，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特罗亚诺夫斯基大使就他主持安理会事务的模范表现致以崇高的敬意——由于他不在场，我请苏联代表哈尔拉莫夫大使向他转达我们的敬意。在以后的日子，我将尽力学习他的榜样。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贝宁的控诉

- (a)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贝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278)
- (b)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281)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卢旺达和多哥代表的信，他们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但没有表决权。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第三十一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卢旺达和多哥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卢旺达和多哥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当他们希望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几内亚代表杜库雷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卢旺达代表卡鲁希杰先生和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在安理

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当前的项目。

博亚先生（贝宁）：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欢迎你担任一九七七年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 贵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世界各国人民彻底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的历史上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现在仍然继续起重要的作用。 贵国在津巴布韦真正的儿女为摆脱伊恩·史密斯反叛集团野蛮可耻的压迫所发动的可贵的英勇斗争中对非洲负有重要的责任。 我国毫不怀疑贵国拥有巨大的能力，能够协助津巴布韦真正的儿女使他们最后获得解放。

主席先生，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特别高兴看到你主持安理会的讨论，紧急召开我国要求的会议，以便审议帝国主义及其一帮残酷的雇佣兵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对我国的经济首府科托劳市的侵略罪行。

我国代表团胆敢希望，主席先生，以你拥有的开明的外交家的杰出品质，今天开始的辩论将以冷静的、清醒的和客观的方式进行，这也是安理会为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在发挥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上所应有的特色。

在开始讨论本题以前，我要做两件使我感到非常愉快的差事。

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我的同事苏联特罗亚诺夫斯基大使同志就他在一九七七年一月非常负责地主持安理会工作致以十分的敬意。

最后，我要请美国代表团转告我们的弟兄和朋友安德鲁·扬大使，贝宁人民共和国热烈祝贺他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 他被提名担任这个职务是时代的象征和标志。 这象征着这个伟大的美丽的国家美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吉米·卡特总统在就职典礼上说，这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和一种新的精神。 我国代表团希望，这种愿望将每天以新的行动表现出来，尤其是在目前非洲摆脱种族主义压迫和种族隔离的斗争正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我们在祝贺扬大使万事如意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他的杰出前任斯克兰顿州长，我们非常敬佩他在安理会和其他联合国的工作上所表现的诚实、坦白、直率和公平对待的观念。

我国代表团真心感谢安理会各理事国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并接受贝宁的请求，

召开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的紧急会议，在清楚的和客观的气氛下审议贝宁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控诉的所有细节。

安理会审议的问题——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队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顽固地和继续危险地不正当地拒绝让象我们这种小国家和象我们这种第三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和平、安全、自由、独立和国家主权之中生存和繁荣。

这些都是事实。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当地时间上午七时零三分，一架象海盗的 DC-7 飞机，古怪地配备着涡轮喷气发动机，降落在我国的经济首府科托努机场。机上载了一帮雇佣兵。

这些雇佣兵一着陆，就以自动武器残酷地攻击机场，出乎意外地制服了我们在机场地区所有人员。雇佣兵占领了一个据点并列队向城市迈进。他们在前进中进行包抄行动，然后集中他们所有的装备和武器进攻共和国总统官邸，显然，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

同时，他们采取协调行动，以迫击炮和火箭攻击我们的军事基地。

侵略者的目的于是就很明显了。他们希望瘫痪人民武装部队并以军事占领科托努市为第一阶段。这样就很容易猜出他们第二阶段的目的。

这样无意义的奸诈攻击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机场、电视大楼、国会、南方十字架旅馆、新的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协商委员会大厦、新财政大楼、共和国总统官邸、四十个住房单位和贝宁社会安全局大楼。

我们的国家，贝宁人民共和国成为受过训练的并配以最新作战装备的人员经过详细计划所进行的侵略行为的受害者。这帮雇佣兵被打退后所遗留下的武器和装备是极为高级的。

这些装备为 1, 256 个法国制的 9 毫米普通子弹夹，PA-PM，出厂号码 23-4-SFM75；405 个比利时制 NATO 式的 9 毫米普通子弹夹；33, 668 比利时制 NATO 式的 7. 62 毫米普通子弹夹；10, 230 个比利时制 NATO 式的 7. 62 毫米带

磁金属可拆开的子弹带（一个曳光弹和四个普通子弹）；3,000个刻有阿拉伯文的7.62毫米可拆开带磁子弹带（一个曳光弹和九个普通子弹）；1,875个比利时制的12.7毫米可拆开带磁子弹带（一个曳光弹和四个普通子弹）；6个法国制的攻击手榴弹，出厂号码SPA 38-60；5个攻击爆炸手榴弹引信，出厂号码42 RYN60；7个法国制的爆炸手榴弹，D-37，出厂号码4-EB-59；4个法国制的爆炸手榴弹，D-37，出厂号码4-EB-59；1个法国制的爆炸手榴弹，D-37，出厂号码4-TNP-60；5个法国制的手榴弹引信，D-37，出厂号码5-EB-59；4个法国制的爆炸手榴弹引信，D-37，出厂号码114RYN-58；53个比利时制的40毫米爆炸枪榴弹APAV，出厂号码2-MPA-77，其中4个已毁坏了；10个美国制的攻击—防御手榴弹，M2，有引信，M-204 A1，出厂号码I MI-6-71；18个法国制的81毫米爆炸射弹，FA-32 5 BT 36，出厂号码32；20个法国制的81毫米射弹发射筒，出厂号码44-CF-51；20个法国制的81毫米射弹火箭 DP24/31 RYG 18，出厂号码9 ATS-62，其中一个已毁坏了；64个法国制的81毫米射弹接火，CF-51，出厂号码122；11个英国或美国制的81毫米烟雾射弹，出厂号码211-71，（火箭，出厂号码441-76）；5个英国或美国制的81毫米爆炸射弹，出厂号码211-71（火箭出厂号码441-76）；4个刻有阿拉伯文的65毫米AC爆炸枪榴弹，其中2个已毁坏了；32个美国制的66毫米AC爆炸火箭，M-72-A2，出厂号码LS 220-R-8-74，其中26个已毁坏了；12个西班牙制的89毫米AC爆炸火箭，MB-66，出厂号码1-73，其中一个已毁坏了。其他找到的物品：酒，摩洛哥、法国和美国香烟，及一些枣子。

一九七七年二月一日，贝宁人民怀着哀悼的心情，举国上下向光荣牺牲的烈士们致庄严、衷心的敬礼。烈士们是被雇佣兵匪徒枪杀的，雇佣兵甘受卑怯的帝国主义主子驱策，对我国，贝宁人民共和国，对我们爱好和平的英勇人民，对我们人民的民主革命发动了怯懦、阴狠的武装侵略。

这些雇佣兵是十足的罪犯与我们人民武装部队的先头部队发生了决定性的冲突，立即遭到我军猛烈持续的反击。经过约三小时激烈战斗后，原想对我们素有警惕的人民武装部队和我们英勇人民施行突袭的职业凶手终于受到阻遏，他们连忙撤退，很快地兵败山倒。这些嗜杀成性的雇佣兵们阵脚大乱，在各自逃命的狼狈情况下，在战场上遗弃了大量的战争物质，武器和弹药，以及非常重要的、有大量情报的文件。他们的行为象海盗式的飞机匆忙起飞，扔下了大批服用麻醉品而神志不清的佣兵和无法带走的打死的同伴。

这次卑鄙的侵略不仅造成了物质的损害，更夺去了我国，贝宁人民共和国，许多平民和士兵的生命——我们子弟的生命，此外还有至今仍在医院中治疗的病患。

我们要在这里提出一系列的疑问，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必需帮助我们澄清，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贝宁的公民中有哪一个集团——即使把他们的资源加在一起——能够富有到买得起一架飞机，买得起这样尖端的武器，这样多的弹药，这样多的拿高薪的雇佣兵呢？

有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市场上，能够把这样尖端的武器公开直接出售呢？

在贝宁，有哪些公民——他们是我们民主与人民革命神圣事业的叛徒——有自己的飞机场可以不用事前通过任何手续就在上面起飞 DC-7 式飞机呢？

这些问题要由我们的安理会清楚客观地寻找正确的答案。就侵略的受害者贝宁人民而言，他们并没有受骗，他们完全掌握情况。贝宁人民相信，贝宁任何人，任何一个反对贝宁人民神圣事业的叛徒集团，都没有必要的经费来组织发动这样大规模的丑恶侵略。此外，安理会的理事国也一定会同意，就是在自由出售武器的

国家内也不可能漫无限制地获得这样尖端的战争武器。

安理会也必会同意，就是在空运最不发达的国家内，也决不可能在有关国家的有关机构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轻易出动飞机，更不用说军用飞机了。这就是说，如果不是公开行动，这种飞机活动必然有同谋者的支持。

反动的帝国主义报纸对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发生的事大事散布谎言，它们的论述荒谬离奇，完全不是根据事实的客观分析。

以《纽约时报》和《世界报》带头的广泛的宣传运动，歪曲真相，散布有关贝宁的粗劣愚蠢的谎言，这是报界亲帝国主义老手施展的战略的一个部分，战略的目的是以第三世界的进步国家为打击对象，到处制造混乱，以掩盖羞耻、高压破坏和侵略的行动。

那些剥削我们的人企图利用这种配合巧妙的报纸宣传运动来掩饰他们的罪行，减轻他们内心的不安。他们力图把一个由他们自己一手组织发动的外国侵略转变成贝宁人民共和国的内部斗争。总之，这一伙国际勒索老手，妖言惑众的传声筒和无耻骗子们开动了宣传机器大肆叫嚣，企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外国侵略和佣兵罪行说成是贝宁人民共和国的内部斗争。

发动这种野蛮侵略行为的可恶的主脑人物，那种大屠杀的策动人，空中冒险战争的策动人，主要是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国家，其次是一批财团，国际反动派和保守派，国际资产阶级。

所有这些第三世界进步人民的敌人都是有高度的组织，幕后有不同的特务机构和新闻机构支持。他们用各种勒索、高压、滥施屠杀的手段主要是为了阻止非洲、拉丁美洲与亚洲国家自由行使自己的主权与独立，是为了阻止这些国家实行自己选择的社会政治制度。

我国是到安全理事会来进行控诉的，我们不是被告。贝宁人民控告那些唆使雇佣兵进行野蛮残杀的国家和集团，他们尽心训练了这些雇佣兵，给他们服用了麻

醉药，使他们成为疯狂的猎犬向贝宁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重镇科托努这个和平城市进袭。

我前面说过，这些雇佣兵在匆忙逃窜中遗下了一些重要的情报资料。根据这些文件，我们可以断定这些雇佣兵——大多为白人——是一些大财团的特务部门所征雇训练的；那些尖端的军事装备是这些大财团交给这批雇佣兵，从而发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的野蛮侵略行动。用来运送这批雇佣兵的军用飞机就是这些财团所有。

根据这样不容置辩的事实，根据这样确凿而无可反驳的证据，很容易获得结论，这是一个针对我们人民和人民民主与人民革命的外国侵略事件。这个事件显然是殖民主义妄图再度征服我国的阴谋所炮制的。这显然是一个妄图推翻贝宁人民共和国革命政权的事件。这是对第三世界中各进步政权的一种阴谋。

这一点，从外国派驻我们的贝宁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代表们的证辞中也可以得到证明。驻在科托努的法国大使说：

“毫无疑问地，任何目睹这次侵略的人，心里都明白，这是有经验的雇佣兵集团发动的一次侵略行动，显然是在国外发动的一次袭击。”

驻在科托努的扎伊尔大使说：

“作为一个非洲人，尤其是一个扎伊尔公民，我认为，对于凡是记得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七年期间雇佣兵活动的人而言，这是一次极恶劣的行动。我们曾经受到雇佣兵——白人和黑人都有——多次侵略，我们知道他们会施何种手段，可以说，就这个事件而言，扎伊尔是同贝宁站在一边的。”

驻在科托努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说：

“我们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由于在科托努发生的事件，我要更强调这一立场。”

在科托努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说：

“我们亲眼看到雇佣兵从飞机场向共和国总统府前进。这种恶毒的侵略行动应该遭受全世界的谴责。”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说：

“我真不知该用什么话来谴责这样鄙劣的进攻……利用雇佣兵是一种可耻丢脸的行动。”

我国代表团为安理会的每一理事国预备了一份照片册，让各理事国对侵略贝宁的行动有一个概念。

但是帝国主义者，一切反动派，保守主义分子和大财团都低估了我们人民的力量。因此，他们没有料到会遭到人民武装部队和贝宁全体人民在担任先锋的贝宁人民革命党的调动和组织下反击歼灭敌人。

贝宁人民根据我国的实际条件，以坚决、独立、负责的态度选择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发展的道路。这个选择是贝宁人民行使自决、独立和主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也是联合国所承认的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权利。

尽管遭到野蛮的殖民主义侵略，贝宁人民始终记得，在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分歧激化到危及世界和平和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欧洲各国的自由与独立，当时贝宁人民毫不迟疑地为确保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与主权而作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牺牲。如今，这些国家却反过来顽固地拒绝承认我国和我们勤奋、爱好和平的人民享有自由、尊严、和主权的权利，也即是说，享有根据自己选择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发展的权利。

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决不能忘记永垂不朽的贝宁的烈士和非洲的烈士们，他们为了欧洲的自由献出了生命，如今长眠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的墓园中。

我们在过去两次世界大战中——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和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牺牲的精神永在的烈士们怀抱着一个理想，盼望为了保卫欧洲的独立和自由牺牲了自己生命之后，能够肯定全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贝宁人民，享有独立、自由、主权和求进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那么，这些凶残的欧洲雇佣兵，这些国际强盗，这群被帝国主义者征召和武装起来不知忠爱为何物，但知贪求金钱和进行集体犯罪的家伙们又为什么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向我们肆行侵略呢？从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期间，贝宁人民和其民主的人民革命又犯了什么罪呢？

贝宁人民没有犯任何罪。贝宁人民没有侵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贝宁人民也没有侵犯任何人，他们进行的国内革命也不是针对任何别的国家。贝宁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没有一兵一卒走出自己的国土去进行侵略。贝宁人民从不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政。

贝宁人民从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以来，就努力与全世界所有国家不分轩輊地建立并发展友好，互利的合作关系。

在非洲，贝宁人民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建立的兄弟般的合作。在西非地区，贝宁人民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仍旧保持作为协商委员会的成员，其成员除贝宁外，有象牙海岸、上沃尔特、尼日尔、多哥。

也是为着分区域的合作，贝宁人民发起了重订非洲与马拉加西社区组织（非马组织）的宗旨与目标的进程，这个组织的成员有塞内加尔、中非帝国和刚才提到的非马组织的五个国家。

贝宁人民同非洲所有的法语国家合作，也就是与同属货币的区域，即通用法郎的区域的一部分的国家合作。

贝宁人民作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的推动者之一感到非常自豪。这是一个有活力的共同体，共同体内的十六个西非地区的国家间没有任何语言的障碍。

虽然过去殖民历史的痕迹至今仍在，贝宁人民仍旧努力发展并加强他们与法国的关系。

贝宁人民从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以来，在国家一级上力求建立一个独立繁荣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进展。这是连反动的报纸也承认的事实。贝宁的全体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全国性的生产运动。

贝宁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友善的国家，人民勤奋工作，期望获得发展。首先希望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乡村和城镇的劳苦大众的创造力量。

贝宁人民要求查清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的侵略事件。

贝宁人民希望安全理事会派遣一个特派团到科托努，更清楚更客观地调查事实真相，断定谁要担负武装侵略的罪责，谁是武装侵略的执行人，同时帮助贝宁人民共和国估计侵略造成的损害。第二步应考虑采取适当的行动修复物质的损失，并防止这种由外国统治势力付钱由雇佣兵动手的野蛮侵略行动的重演。

最后，为了让大家都清楚起见，我毫不含糊地声明，我国人民已选择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作为发展的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的指导。这是一个不可扭转的选择，贝宁人民要以战斗来保卫这种选择。他们愿意作最大的牺牲。他们每一个爱国的子孙愿意战斗到最后一人。

不论来自任何地方的任何压力，任何勒索，任何侵略行动都不能改变我们的决心。

主席：我感谢贝宁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我怀念特罗亚诺夫斯基同志担任主席时的作为，不过在艾弗·理查德同志缺席的情况下，我很高兴看到你执行主席的职务。你可以相信我会充分合作的。

在贝宁的要求下，安全理事会今晚临时召开会议，审查另一次控诉。这项控诉所指控的是关于干涉一个主权独立国的内政的企图，并且更严重地是对安全理事

会的一个理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际采取武装侵略的行动。

我已倾听了我热爱的非洲兄弟贝宁常任代表的发言。我们现在都已知道在今年一月十六日的早晨，科托努遭到了一群由各种肤色的人组成，而身分不明的外国雇佣军的袭击。至今没有任何人否认以下的事实：第一，一架喷气式推进的 DC-7 型飞机装备着新式的、尖端的致命武器，载运着一百至一百五十个穿着伞兵制服的国际雇佣兵在科托努降落；第二，雇佣兵向总统府、军事设施、战略要点、包括通讯中心等开枪射击，造成了巨大的物资损失；第三，至少有六个贝宁公民被杀。

我们不得不向贝宁总统和政府，及贝宁军队和人民表示钦佩和祝贺，他们英勇地保卫了他们的领土，与这种不宣而战，无缘无故的野蛮行为对抗，并且有效地迎击这批危害和平的蒙面敌人，直到他们带着被击毙的同伴的尸体仓皇而逃为止。

袭击贝宁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是袭击整个非洲。今天袭击贝宁，明天就可能袭击毛里求斯。事实上，这种侵略行为在非洲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这种行动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发生过，当时武装土匪，国际雇佣兵，在当时葡萄牙殖民军队的帮助下，侵入几内亚共和国。最近，乌干达的领土完整又遭以色列的侵犯。我们到底要让这种鲁莽的行动持续多久呢？还能让它时常发生吗？

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行动，并且要迅速地、深谋远虑地、采取行动，也许有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除非能认出攻击贝宁的敌人或敌人们，否则安全理事会是无法采取行动的。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指出贝宁总统已经通知了国际社会，其中包括由贝宁常驻联合国代表通知本理事会，攻击贝宁的敌人是国际雇佣兵。我固然承认至今对攻击贝宁的敌人，并未进行恰当的辨认。但是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期望贝宁确切地指出对它进行攻击的敌人。如果不论其他理由，单就这项理由而言，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帮助贝宁政府来撕破这批恶魔的面具，确定他们这种野蛮非法行为的责任。我认为安全理事会能帮助维持贝宁和非洲的和平和安全——事实上以及国际的和平和安全的方法，是派遣一个特别调查团到贝宁去。在调查团向安全理事会作出报告后，我们就更能对这次指控作出更充

分的审查、确定责任、谴责入侵的敌人——我希望调查团在那时能鉴别出这些敌人的身分——并采取任何其他必要的行动。

我相信我们都同意在科托努事实上是发生了侵略行为。现在就靠我们竭尽全力来辨认入侵的敌人了。我相信在科托努降落的飞机，既不是从外太空来，也不是回外太空去。因此，安全理事会里的非洲会员国，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毛里求斯决定向本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以帮助它进行工作。现在我愿意口头介绍这项决议草案，使各理事国有足够的时间来审查它。我现在开始宣读这份草案：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贝宁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278)，

“听取了贝宁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的声明，

“考虑到联合国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为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目的，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

“1. 确认贝宁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必须受到尊重；

“2. 决定向贝宁人民共和国派出由安全理事会三个理事国组成的一个特派团，以便进行调查并至迟于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提出报告；

“3. 决定这个特派团的成员由主席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进行协商后予以任命；

“4. 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这应该是一份最无所争论的草案，我相信在目前阶段它表明了安全理事会起码能做的工作。我希望这份草案能获得全体一致的通过。这份草案其实是依据以前在类似的情况下的一份草案而拟就的——就是处理几内亚共和国被攻击时的那份草案。

我希望这份决议草案在今晚就能由各理事国表决通过，不过我了解还有几位代表等待发言，另有一些代表希望能收到他们政府的指示。我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你允许我的话，主席先生，我愿保留在稍后再次发言的权利。

主席：我感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个人的致意。

下一位发言人是卢旺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卡鲁希杰先生（卢旺达）：主席先生，我在讨论提交理事会的这个问题之前，愿向你和所有理事国代表表示感激，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表达我和整个非洲集团与兄弟的贝宁人民间的团结之情。我也愿向你表示我最真诚的祝贺，并希望你能顺利成功地履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我们知道你所代表的国家——英国——以及你个人的品德修养是你处理我们工作的最佳保证。主席先生，我特别高兴向你表示我的致候之意，因为我国并没有忘记你在我们国家担当第一任联合王国驻卢旺达大使时的所作所为，那里的人们仍对你深切的怀念。

我也愿向你的前任，安全理事会的一月份轮值主席就他所完成的卓越工作表示祝贺之意。在他担任主席期间，曾有几项非洲问题提交给理事会，今天我们再一次在这里处理非洲问题。

今天贝宁人民共和国提交给理事会的控诉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们以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对这项控诉表示同意。

贝宁人民共和国在上月十六日遭受了真正武装部队的袭击，尽管现在还不知道这些部队的来源。不过各项事实已由贝宁代表详细明白的描述了；事实俱在，无庸再次复述。当我们听到这些令人发指的事实时，真使我们深深的震惊。贝宁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遭到了侵犯；并且更严重的是这种侵犯行为是由雇佣兵来达成的。使用雇佣兵的行为曾遭到国际舆论，尤其是非洲舆论的强烈谴责，我希望它再次遭到整个国际社会强而有力的谴责，因为不然本组织的努力就完全白费了。

我们目前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在这个特别案件中做到的是利用本组织宪章所赋予它的权力，来澄清当前的情势。这种情势不但对受害的理事国贝宁的和平和安全有极大的危险，并且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和安全也有极大的危险。派遣调查团是极为迫切需要的。

这次袭击的最主要目的是以万恶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在人民间制造纷乱不安，来推翻贝宁的现有体制，这种企图是清楚不过的。不幸地，我们今天只能哀悼许多死者和无法估计的财产损失，所以整个非洲沉浸在深深的哀痛之中。

我愿在这里跟各位谈谈我的一些看法。我愿指出，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处理的这种关于独立的非洲国家被侵略或被袭击的案件，已经不止一件了。这种情况令人困惑不解，它似乎意味着非洲仍是帝国主义秘密计划里的主要目标。这是不是因为 它拒绝某些意识形态的同盟和政治的盟友？这是不是因为非洲仍没有保护它自身的军事力量？

今天，帝国主义以更精巧老练的形式出现，不过它仍具有一贯的特征：强者统治弱者，强者凌辱弱者。

帝国主义所用的方法也没有改变：在一个国家内，帝国主义企图以国家主义的形式和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制造彼此争夺对抗的状态。所幸各国对这种手法已有警觉。贝宁正是以它英勇的行动显示了这种警觉，它以这种行动来维护它免于遭受奴役的愿望，因此应该得到高度赞扬。

小国必然成为帝国主义图谋的目标，并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容易被帝国主义支配，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不过，甚至在小国里，冒然相信那些当权的人一定拥有真理，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如果试图强加它们自己的“真理”在他人身上，不但要对不幸的分裂局面负责，从而也显出它自身帝国主义的特质。

我常听到，也常在报上读到说，贝宁是一个有许多难题的小国、穷国。这种

论点也许是真的。不过这不足以构成在它身上强加各种体制或任何支配形式的理由。贝宁政府拥有根深蒂固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为它本身制订了意义深远的目标和无止境的任务，就是有纪律地缔造国家、建设社会、鼓舞民族士气。任何人假借解放之名，妨碍这种进展，只能表现出帝国主义的阴谋而已。

主席先生，你跟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一样，了解到每一个人都反对帝国主义。不过，这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帝国主义仍未从地球上消失。今天，帝国主义更以甜言蜜语来伪装，这并不有助于法治，反而有利于伪善的统治。

安全理事会是本组织各项原则的保护机构，它必须消除帝国主义在近来借以隐藏面目的各种伪装，并且必须积极地谴责帝国主义的行动。就是由于以往的各次悲剧和当前我们正经历着的悲剧，为了本组织的生存，才促使我们看得更远。以我们当前的地位而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并相信我们潜在的统一的意愿，虽然今天我们仍然不幸地有很多分歧，不过这种统一的意愿是可以转换成团结力量的。

无论如何，本组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奴役、没有剥削、并且没有强者支配弱者的现象的安祥生活的前景。

主席：我感谢卢旺达代表所说的客气话。他提到我曾出使他的国家，使我特别感到高兴。现在我仍时时回忆，以第一任英国大使的身分，派驻在他那美丽的国家所渡过的那几年愉快的时光，我希望他能替我向那里的友人，转达我的问候之意。

下一位发言人是马达加斯加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大约在十五年前，有人谨慎地建议不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国家代表，避免向主席祝贺。我不知道这个习惯是否与现存的一贯解释、宪章的某项规定或暂行议事规则的任何条文有任何关联。不过，仍然真实的是，我如果在这一点上保持沉默，很可能被解释成在我们的私人关系上或在贵我两国关系上，存在着某些问题。主席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绝对错误的，我迫切希望你在这场艰难的辩论中，发挥你惯有的正义感和道德感，对你这种品质，我是怀有热烈敬意的。

主席先生，安理会各理事国允许我们参加这次安理会工作，我要透过你向它们致谢，为了表示我们的参加是有理由的，使得安理会能够衡量我国对贝宁的事业支持到什么程度，首先我要念一段我国总统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七日给贝宁共和国总统的信：

“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贝宁革命干出的丑恶侵略，使我有一个新机会向非洲和其它各地的进步和革命国家呼吁，要提高警惕，团结行动。

“马尔加什人民、及其最高革命委员会、和其政府与我本人，仅向你和贝宁的英勇人民，为你们击败侵犯你们国家的雇佣兵的光辉胜利，致以我们最热烈的祝贺，并对马尔加什人民的革命提供战斗性的支持。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
迪迪埃·拉齐拉卡”

我国代表团欣然注意到，虽然有部分由于对习惯和程序的拘泥或狭义解释而产生的某些搪塞和手法，但安全理事会运用集体智慧，仍能开会审议贝宁人民共和国对它在今年一月十六日所遭受到的侵略的控诉。对我们来说，这次会议特别重要，它的召开就表示安理会对于两点已作了决定，而这两点在最近数周来在一部分报刊上已报导了很多，这些报刊对于第三世界是并不太公正的。

安理会的接受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S/12278号文件中的要求，实际上就等于承认贝宁的控诉是可以受理的。第二、它确认了宪章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安

理会的权限。而且，它确定控诉是有理由的，因为贝宁向安理会提出控诉，只是遵守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的各项规定。

我们并不习惯于用这么多的徒具形式的和形式主义的预防方法来逃避，可是情势的发展以及有些人根据一偏之见来加以解释所表示的意见，使我们必须在此应付别的地方发起的挑战。

对于一个会员国的诚意有了怀疑，就好象一项行为的严重性，可由它的受害者在某些圈子中得到的同情程度来加以衡量似的。作出了一些假设，一个比一个更有诽谤性，大都是无中生有的“证据”洪流完全淹没了实际的事实。

有人说过，如果找不到侵略者，或者问题与国际法无关，就不能算是侵略，好象我们能够相信，如果主犯不明，或是罪行不属当地法院的管辖，罪行就不能算是罪行了。有些人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既然似乎涉及了其它非洲国家——我强调“似乎”两字——贝宁就应该去找非洲统一组织。我不知某些在坚决捍卫宪章的联合国会员国，如果有人要它们把它们的问题向自己的区域组织提出，而不要麻烦联合国，它们会有什么反应。

这就是针对我们而发的一些荒谬言论，不幸的是，在本组织内竟还会有人响应。因此，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头就要坚持由安全理事会就贝宁控诉是否真实和是否可以受理作出决定，以避免任何误解，预先驳斥任何不以事实为根据的解释，把半调子的法律遁辞统统打断。

我国代表团不拟重述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已经冷静地、严格地和打动人心地陈述过的事实。有些人也许希望能够有一份象警察报告那么中立的说明，以便获得对局势的客观看法。但是安全理事会并不只是一座法院；它主要是一个政治机构，主要的责任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可是，只要本组织还有一个会员国觉得它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直接或间接受到威胁，而它也不能完全依赖宪章的种种保证和这些保证的自动生效，就既没有国际和平又没有国际安全。

只要还有任何区域，蔑视互相尊重和不干涉的原则，企图使另一区域屈服于它的主宰之下，以保护其陈腐的利益和默许夸大的和模棱两可的辩护理由，就既没有国际和平，又没有国际安全。

只要我们还没有准备承担宪章中规定的集体责任，抵制任何形式和任何来源的侵略，以及不考虑意识形态问题，向侵略受害者提供援助，就既没有国际和平，又没有国际安全。

只要各国的主权原则仍然是一纸具文，只要国际反动派继续否定一项明显的事实，即每一个国家有权选择其社会经济制度，而不受某种开倒车的改变主义所左右，就既没有国际和平，又没有国际安全。

只要还有些人相信，今日世界所需要的相互依存可加操纵和利用，来建立以依赖、剥削和支配为基础的新关系，就既没有国际和平，又没有国际安全。

最后，只要还有人觉得革命国家集团是某一种思想攻击的目标，因此不管它们自己如何，必须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来保全这种思想，那也就既没有国际和平，又没有国际安全。

我刚才说的这些话，目的并不在转移安理会审议的主题：对贝宁的侵略。的确，我国代表团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同样热心地要求适用国际法和遵守国际道义，这场侵略很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的。

例如，似乎招募雇佣兵在许多国家是合法的；说得正式一点，其公民当了雇佣兵的国家的政府往往可以对于在其领土内进行的招募，官方不加过问或睁一眼闭一眼，甚或予以授权和协助，因为法律并无相反的规定。这可以说是伪善主义的顶点了。

但是我们都知，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能建立正规雇佣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也都知道，这些雇佣兵是拿国际公司的薪水；最后，我们也都知道，各国政府或特别政府机构同这些利益立场完全一致，可以说是战争已不再是直接或委托

别国进行,而是假雇佣兵之手来进行。一些大国多半默许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显示出国际道义忍无可忍的败坏,特别是因为它们可以规避责任、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阻碍国际机构干预侵略。

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既然已经有了由贝宁、几内亚和尼日利亚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如果不同时由个人和集体也负起责任,尤其是按照宪章负起责任,确定侵略行为的是否存在,将会流于例行公事。这个程序并不造成先例,因为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已经常常适用这种程序,它使安理会能够在最好的条件下执行其职责。

我国代表团不打算在现阶段详细讨论责任问题。将来会有机会再说。不过,我们要断然驳斥一种想法,这种想法说什么只因为雇佣兵是侵略贝宁的主犯,就不可能有国际责任。同样,我们必须说明,侵犯贝宁领土完整,外国利益的干涉该国内政,以及拒不承认它对社会经济以及思想问题有选择的主权,将促使我们将主要的责任放在国际帝国主义的身上。

这种立场决不是从单纯的形式主义推出来的。它是根据客观的分析现在发生的和已密谋了好几年的事件的结果,只举少数非洲国家的例子吧,从刚果到索马里、从安哥拉到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从几内亚和贝宁到乌干达,更别提可悲的猪湾远征了。阴谋在扩大中,枝节横生,日益复杂;如果我们不希望这个国际社会会落在时代后面,不希望它有时会变成无法无天,面对着这一股在一旁增长的势力,本组织确立它的权威是完全正常的。

贝宁是个和平的国家,与各沿海国或区域内各国并无冲突,它已提请安全理事会纠正一项它受到的损害,并要求对直接或间接公然大肆侵略的犯罪者采取措施。就象它已经证明的,它靠它自己,或是在兄弟和友好国家的协助下,就能成功地克服形势造成的困难,这种形势就是:顽强的备战必须压倒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由于它对自己的权利有充分信心,它决定选择有时可能是危险的诉诸国际裁判的路线,因为它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的,而我们想要作的主要是堵住反动的道路,对法律和道德的模棱两可,本组织干预力量的受到限制,以及我们为了设法维持现存秩序而接受的妥协,都可使反动派继续获得利益。

但是，安全理事会是为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服务的；是为了宪章中所定的理想标准的；也是为了——我们切莫忘记——我们设法早日实现这些理想而作出的一切主动努力服务的。我以前表示过，我国代表团不赞成安全理事会以例行公事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在这个特殊情况下，贝宁也许只需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一套关于这个问题的完整记录的档案，使安理会能够评审证据就行了。贝宁眼前的局势可能在形势上就这样解决，尽管我们非常怀疑某些会员国会有决心执行安理会有关这方面的建议。

因此，有些步骤是必要的，这些步骤必须考虑到宪章中现有的概念，但是必须特别考虑到我们有些国家所受到的有系统的侵略行为；这些步骤将会终止有些国家显然享有的免受惩罚状态，那些国家，在法律形式主义的掩护下在国际舞台上正在从事最凶险的和必须谴责的阴谋诡计；最后，这些步骤将使互相尊重、不干涉和主权平等的原则有了真正的意义。

不论要付出什么代价，安全理事会早晚必须对军事和其它形式的侵略问题、对招募和训练雇佣兵问题、对各国在这方面的国际责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决定。否则，贝宁和其它与我们相似的国家，将知道如何作出必要的结论，那就是靠加强国际团结，尽我们的全力抵抗我们认为阻碍我们充分行使主权的一切敌人，以及重申我们要创造一个能更加真正以正义和道德为指引的社会。

主席：谢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的祝贺。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几内亚代表。我请几内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杜库雷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实在感到很荣幸，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几内亚充分的认识到，当艾弗·理查德先生尽其全力设法以谈判方式解决津巴布韦局势时，你所担负的沉重责任。

主席先生，几天前，贵国人民欢欣地庆祝了伊丽莎白女王陛下登基二十五周年。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要为此道贺。我们也要表示我们是多么高兴，看到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来审议贝宁政府的控诉。

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核心，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几内亚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先生阁下给主席的电文，这样作的目的是保证不致于有人玩弄花招来阻碍我们的工作。

秘书长在他的答复中，也曾十分适当地表示，他要亲自监督执行我国国家首脑所提出的建议，以期使本次会议有利于为贝宁人民带来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他们就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发生的卑怯侵略行为的受害者。

在那一天的黎明时刻，有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在科托努机场作强迫着陆，按照国际民航的规定，在机场的我们兄弟，就迅速地向他们以为真正出了事的飞机进行援助。但是，当他们遇到的乘客，只是仍在麻醉药品影响下武装到牙齿的雇佣兵时，他们的惊骇是无法描绘的，而这些雇佣兵前来贝宁的唯一目的就是播种死亡和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目的必然是要占领首府的战略据点，第一个就是贝宁共和国的总统府，他们在那儿激战了两个多钟头。

我们要向贝宁的人民和武装部队致以由衷的敬意。他们奋起可佩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击退了侵犯者。后者溃败时，留下了军用物资和一些人员。从这些分子身上，一定会暴露出他们的滔天罪行的全部真相。

由于党的思想教育，几内亚的革命人民对反革命是有充分认识的。他们对反

革命的目标和手段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几内亚人民从具体事实中认识到确有反革命存在时，并不感到惊骇。事实上反革命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精明狡猾的方法；它总是棋高一着，而且是暗中进行的。这些反革命分子为了取悦于人民，作出一付保护人民利益的模样，但是由于他们言行不一致，有差错，所以这种反革命终归是要失败的。第二种反革命与此不同，因为它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在几内亚共和国，我们可以说，我们对反革命是很熟悉的，而现在我们对它知道得更清楚，因为我们决心要继续采取革命的攻势，以便在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上造成巨大的改进；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们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

在独立的艰难时期之后，我们贝宁的兄弟终于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建立了他们的人民政权，决定贝宁从此摆脱新老殖民主义。就象我们几内亚的经验，贝宁发现非洲的第一号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因此，它摧毁了整个新殖民主义结构，因为后者是靠人剥削人来维持政权的。因而，贝宁的兄弟人民遭受的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的侵略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它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发生在科纳克里事件的重演，后者的目的是想推翻马蒂厄·克雷库总统同志英明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几内亚人民声援遭遇了这一不幸情况的贝宁人民，毫不迟疑地表示了他们对这些雇佣兵及其主子们的憎恨，并立即向科托努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几内亚共和国政府庄严宣布，如果再发生侵略事件，几内亚的军队就开往科托努，同贝宁的兄弟一起来保障至高无上的非洲利益。

我们说过并写过，帝国主义已经招募了堕落的非洲人来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说过并写过，这些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分子常常是在邻国受训的，那些国家的政权一心一意要出卖我们的非洲；并在那里，向他们提供进行谋杀所需的各种武器。

几个星期之前，几内亚共和国革命之音广播电台已向那些准备进行罪恶行动的叛徒发出了强烈的警告。

而帝国主义的新闻报导却在开倒车，拼命想掩盖这些作恶的分子。帝国主义是扯谎的老手，它总想把我国人民遭受的侵略，说成无关宏旨以便拿我们来开玩笑。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份报纸报导，说什么几内亚遭受的那次侵略，只不过是敌对派系间的决斗。

另一件疯狂行动是想使人民相信，这些阴谋都是几内亚故意制造出来的，为的是在该国经济处于危急不定的时候，把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外来的事件上去。我们曾读到一个所谓的非洲的侠士(Zorro)的事迹，说他在科纳克里为解放几内亚人民而战斗以及其他的故事。

在同样的报纸上，我们今天还可以读到关于侵略贝宁的消息，也可以看到只是国家的名称改了，但是，谎言是不变的，因为它们都是可以叫做帝国主义新闻报导的这个模子铸出来的。

对非洲的侵略行径已经进行了相当时间了。先是随着探险者和传教士而来的，接着就同交易站和打着种种招牌的欧洲冒险家而来了。那时候，非洲，忠于传统的人道主义，以为这些人是诚实的，是上帝的子孙。但是，一经接触，他们的侵略行径就在可耻的黑奴贩卖中，在无法横渡大西洋的奴隶被丢入海中淹死时，在整个非洲不得不反对的野蛮种族灭绝行为中，暴露无遗。在连接加勒比和非洲的海洋中，有多少非洲人葬身海底？英勇人民的历史上记有多少个名人，曾经对殖民主义渗透进行过崇高的反抗？在这些人名之中，我要提一下萨摩里·托尔和阿博梅的贝汉津国王。这两个人面对殖民侵略，为卫护非洲的价值一直战斗到死。几内亚的阿尔马米·萨摩里和贝宁的贝汉津国王可以感到光荣的是，贝宁和几内亚的兄弟人民在打击新殖民主义统治上，继续表现出英勇的反抗。

帝国主义的目标没有改变。要是认为昨天的敌人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将是严重的错误。非洲人民必须重新考虑我们这些国家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因为象刚果·马勒、施兰、斯坦纳、塞博尔德和其他声名狼藉的分子还在继续肆无忌惮地招募雇佣兵，以破坏我们年轻的非洲国家的成就。

听了贝宁代表宣读装备的名单之后，博学多闻的安理会各理事国一定会了解到，对非洲的侵犯是多么巨大。各理事国也一定会同意，对我们年轻国家的侵略，已

经到了必须加以阻止的时候了，同时，必须采取严正的行动，以保证只是要求改善生活的各国和平的人民，不致于受到殖民主义收买的罪徒的经常威胁。

七月十二日，面对乌干达遭受的侵略，我们曾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任何形式的软弱态度所可能造成的后果。随后，我们读到并看到美化袭击恩德培事件的书和电影。这些例子已经鼓励了对各主权国家机场的侵犯。虽然安理会没有满足我们七月十二日的请求，但是它现在必须主持公道。

贝宁，几内亚以及非洲和世界上的所有进步国家都了解到，这些做法的目的，就是要封住我们的咀，以便使解放运动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帝国主义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我们要更进一步地来武装我们在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以及整个非洲的兄弟们。虽然代价是很高的，但是我国代表团深信，设法掠夺我们的金矿、钻石、铁矿、铜和锰，却给我们留下麻疯病、天花、饥饿、疾病、文盲以及这个世界的其他不幸的那些人，再也骗不倒非洲各国人民了。

在辩论的第一阶段，我国代表团要向在战场上牺牲的人们致敬。我们建议支持并适当地注意贝宁的请求：我们强烈谴责使用雇佣兵在我们国家播种死亡和毁灭，并于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同其他有关的各方进行协商后，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团。该团应该编写一项报告，以便让安理会确定最后立场，并采取对联合国和整个人类都有利的适当行动。

主席：谢谢几内亚代表对我国女王陛下登基二十五周年所表示的友好祝愿，并谢谢他向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二位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我们非常欣慰看到你主持二月份安全理事会。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多难的世界中，你所负的责任，象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一样，繁重而困难的。我相信你的经验和常常体现的智慧能使你圆满地履行任务，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感谢安理会容许我参加这次辩论，这对我国政府极为重要，其理由不止一个。因为这是对独立的贝宁国家的一种典型的侵略行为，所以我国代表团首先要在这里重申：我们对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和危害国际社会各成员国之间和平共处的行为深痛恶绝。

这种侵略行为是贝宁向安全理事会控诉的主题，已为所有国际新闻界确认，无论是新闻从业人员或外交人员都能对目前这种情况有所认识。单单这个事实就是安理会举行这个会议的正当理由，因为世界上某一区域的和平一旦受到威胁，安理会的责任是特别的大。

所有非洲国家一向面临进攻的危险——贝宁共和国刚受到这种攻击——这也是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的理由。在此我们要向贝宁人民和领导表示团结一致，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正因为我们了解我们共同面对肆无忌惮，蓄意侵犯我们主权和安全的威胁，所以这种团结更为加强。

不幸得很，这次事件同不久以前其他许多事件一样，侵略行为是雇佣兵干的。许多非洲国家已经被迫应付雇佣兵的进攻，这种进攻是精心设计配合某些政策的一种新的战争方法，其表面成就甚至赢得世界上某些地方的赞扬，在这种地方，侵犯他人仍然备受崇扬。

然而，冒险的刺激、嗜好暴力、到处恣意残杀的病态心理均不足以解释雇佣兵的罪行，他们的主要动机是贪婪，想立即致富。在雇佣兵行动的背后隐藏着政客的阴谋，政客的目的且莫说捣乱、破坏和蹂躏，主要是政治性的。雇佣兵行动已取代了殖民主义军队的行动或在某些事例中已加强了殖民主义军队；两者寻求的目标是

同样的。那便是为什么我们不应为冒险分子、破坏分子和杀人犯的雇佣兵的表面所欺骗。他们所象征的问题，特别在非洲，这种问题已经特别严重，必须在政治范畴内来看，一定要看政治后果来加以评量，一定要找到政治根源来加以解决。

今天，我们同贝宁政府一起向国际社会痛斥这种对我们的经常威胁，这种威胁是以最凶险、最恶毒的雇佣兵进攻方式为之，雇佣兵来处不明，待遇优厚使他们不愿透露雇主是谁。

这个祸患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真正威胁，第三世界的国家，特别在非洲，都面临其极大的破坏力量。今天以这种方法达到自己目的的那些人不久将来可能自食其果，因为雇佣兵的行动是以利润挂帅而非以政治或种族渊源为怀。

我们现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小的、地方性的、也许不值得整个国际社会注意的事件；正相反，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世界性问题。那便是为什么这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切，也因此需要有力的一致行动，这种行动是唯一消弭这一危险和防止其再起的适当途径。

对贝宁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侵略行为有着雇佣兵行动的所有通性。无法预知、迅捷而具有毁灭性、遗下其破坏痕迹而隐瞒其政治根源，体现决心而掩饰其真实意义，一月十六日的攻击显露了许多事实铁证毫无疑问，不过仍不足以说明真正起因和目的，以致其真正性质引起种种揣测。

科托努政府在公开谴责这种侵略及在公布详细情况和说明查获的武器时，曾提出合理的希望，就是要揭发真正的犯罪和判定这个行动的真实情况。我要特别强调贝宁政府体现节制和责任感，只提出笼统的控诉，也没有根据调查就很快作出结论，虽然我们相信这项调查并不是纯属表面的。贝宁政府没有因这一侵略自然引起的可以想见的激动而意气用事，说谁应负责。

贝宁政府全心全意将此事交托安全理事会，要求安理会谴责这种破坏其国家完整、主权和安全的严重罪行，并要求安理会派遣一个特派团到现场检定侵略证据查

悉起因。贝宁政府为本组织的一个成员，完全有权吁请安全理事会查明所有这些极度严重的事件。贝宁人民凭借他们的机警和勇敢已胜利地将侵略者逐出；现在应由国际社会来判定谁应负侵略之责、谁是侵略的主使者以及侵略是怎样进行的。

因此，我们全力支持贝宁共和国的请求，同时亦要避免对一月十六日事件真正意义作任何揣测。整个非洲大陆的情况威胁着我们各国的前途，危险万分。我们对此有所认识，所以为什么我们愈来愈希望国际社会同情我们的立场，在可能时与我们抱同样的希望。

非洲已不再是殖民主义冒险的乐土，已不再是不同形式外国统治之下四分五裂的一个大陆、已不再遭受一致的或彼此竞争的剥削。非洲人民已在自由之民的社会中走上他们重建之路。那必然是非洲和平的代价，当然，也是全世界和平的代价。

我们肯定认为安全理事会会接受贝宁政府向它提出的呼吁。揭发一月十六日侵略的真相不单单是贝宁的责任。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有责任而主要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

主席：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午六时五十五分散会